



## 儿时记忆 咚米大胖好爆嘞

□庸星

现在想来,以前家里几乎没有扔掉的东西,日用所需,从新用到旧,修修补补可以用上好多年……

有给木桶打箍的,叫喊时拖着长声:“打箍嘞……”他们的工具和木匠师傅差不多,只是多了几个凿子和圆刨,扁担上挂着些钢丝圈。经他们修过的木桶是要用水“养”过的,等木桶胀开也就不会漏了。

修鞋和修伞通常是同一个人,叫一声“鞋修哟”,喊一声“补伞嘞”,接着是“皮鞋、套鞋修修”,听起来就像唱山歌。

听到“磨剪刀,铲菜刀”的声音,我们会学起《红灯记》里磨刀师傅的吆喝:“磨剪子来铲菜刀!”就觉得很时髦、很革命。

补碗、补镬,铜匠、铁匠,他们的担子上会挂上一串薄铁皮,走起路来一晃一晃,发出铿锵的声音,让人一听就知道是这些人来了。

还有边走边打拨浪鼓的收鸡毛鸭毛龟壳的收旧货的兑糖担以及阉鸡的、贴篮底补篾箕的。小孩子无聊,会跟在生意人后面学叫几声。

有时,这样的学嘴会招来几句骂,但我们依然嬉皮笑脸,不以为然。如果听到骂得刻薄了,就远远地扔他石头,然后逃之夭夭。总之,这是属于我们的地盘,属于我们的岁月。

其实那么多的吆喝叫卖声,能让我们真正上心的实在不多,直到那天小弄堂里传来爆米花的放炮轰鸣,才会有按捺不住的兴奋。我们管爆米花叫作“咚米大胖”。

据说这东西的起源可上溯到宋朝,是很早就有的消闲食品。清朝人有诗写道:“东入吴门十万家,家家爆谷卜年华。就锅排下黄金粟,转手翻成白玉花。”这样的描写活灵活现。

“吴门”特定的说法是在苏州,而江浙沪一带风俗人情大同小异。

“咚米大胖好爆嘞……”每当这样的吆喝响起,小巷里便见着一辆平板两轮人力车,由一个憨厚的乡下人推着,边走边喊,缓缓走近。车上架着一个大竹笼,一台小火炉,一个很像是炮弹形状的黑铁锅。一旦揽上

生意,会就地摆开摊位,“放炮”声持续回响,空气中弥漫开爆米花的香味,是很受诱惑的。

每每那时候,母亲经不起我纠缠,会从一个圆形的朱红色的木制果桶里,盛出一碗晒干的年糕片或是玉米粒,再撕下一张“礼拜纸”,包上几粒糖精,连同一角钱,让我带出去爆上一锅解馋。而通常我还需再从厨房里拿几块木柴出去,因为这样可以省下三分钱。

我的这段“咚米大胖”的故事,也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孩子才会有。

上面说的“礼拜纸”,是订成365张的日历本。这东西现在还能见着,纸上印着的除了日期,还有吉神方位,宜忌岁煞。记得还有个关于日历本的谜语:“一物真稀奇,一天脱件衣。倘若到年底,只剩一张皮。”很形象也很好猜。

至于“几粒糖精”,就很难让现在的孩子生出概念了。这种东西名为“糖精”,但与糖没一点关系,它的原料主要是甲苯、氯磺酸、邻甲苯胺等石化产品。

唯一相同的是,它和糖都能让人产生甜的口感,而且其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食用它实在迫不得已,只是为了给“咚米大胖”增加点口感。因为在当时,白糖很难得,是凭票限量供应的奢侈品。

三分钱的木柴也是有讲究的。加工“咚米大胖”的平板车放置小火炉、爆米筒已经够挤够沉了,让我们自己提供木柴,可以减轻负担。而且当时家家户户都要生煤炉,木柴也是不缺的,不像现在的都用上了管道煤气、天然气,要能拿出木柴,怕是要拆桌椅摔板凳了。

“咚米大胖好爆嘞……”这样的声音如今已渐渐远去。星期天陪儿子去看神话大片,在电影院的服务柜台前买了一袋用现代工艺制作的爆玉米花,大嚼特嚼,津津有味。已经高出我半个头的儿子斜睨着笑道:“居然喜欢吃这种垃圾食品。”他哪里知道,我吃的不是爆米花,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 河上的男人

□赵淑萍

故事开始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男孩。

他的绰号叫“白条”,细细长长的个子,在水里像鱼儿一样敏捷。楝树花开,他就偷偷下河游泳。楝树花谢,他在河里从早泡到晚。嘴唇发紫,手脚肿胀,他还不肯上岸。母亲拿着长竹竿来催打,他一个猛子又潜游到河对岸去了。母亲气得直跺脚,连连喊“冤孽”。

可母亲也有欢喜的时候。他下河常常带一个脸盆,出水时就是一脸盆的螺蛳、河蚌,有时候还有河虾和河蟹。四婶那天打肥皂洗手,金戒指滑落到了河里,他扑通一声下去,在水里摸索一阵,就把戒指捞上来了。

家里兄弟多,他很早辍了学。除了偶尔去地头,他几乎都在河上。家里有一只带篷船,他整天划着船,在河道里上上下下:用网兜鱼,下河摸螺蛳,打捞河上漂浮的菜叶……他全部的生活内容就是这些。抓来的鱼和螺蛳,吃不完就送给邻居。他经常躺在船上过夜,望着满天的星光。有一年,河上漂来一条大蟒蛇的尸体,白花花地盘绕着甚是吓人。没有人敢去碰,他用铁耙把大蛇的尸体推到河塘边,挖了个深坑埋了。在这条河上,他救过溺水的小孩和老人,还抢救过被台风刮走的物什。

整日漂在河上,二十多岁了还没有任何恋爱的迹象。他娘整日叹气。也托过媒人,但一到去相亲的时候,他就下船了。有一次他躲不了了。他救起一个落水的姑娘,姑娘上岸后,死活要嫁给他。姑娘的家人倒没有嫌弃,只是担忧:这个沉默寡言,一直在水上漂流的男人会让她过上好日子吗?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吃了晚饭上船,突然愣住了,船上坐着个人,是她。

他们结婚了。结婚的第二晚,他又上了船。该不是小两口拌嘴了吧?人们在猜测。日头当空时,人们听到他媳妇在岸上喊他吃饭。芦苇深处箭一样窜出一只小船,直奔岸边。他上了岸,提了满满两桶鱼,鳞光闪闪。他的媳妇会打理,只拿出几条,其余的提到集市上去卖了,回来时满面春风。“鱼卖了好几个钱。”她对男人说。从此,他网鱼更加用心了。但不在一个地方网;遇到小鱼,他就放回去。几年过后,他们家的茅草房变成了砖瓦房。

可有一阵,他提回的鱼越来越少了,后来,竟然空着手上了岸。“怎么了?”妻子问。“这水发黑了,可能有哪家厂排出的污水。河上有死鱼漂上来。这河里的东西,不能吃了。今天我划了十多里,没有看到水清的地方。”“造房子的账还没还清呢。我们把鱼和螺蛳卖给贩子,城里人可喜欢吃野生的河鲜。”妻子说。可是,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再也没有网鱼。他仍然在水上漂,改成了专拾纸盒子、塑料袋、易拉罐和可乐瓶。他知道,这条河就是他的家,他不能容忍家里有脏东西。他那时过日子的妻子,后来又把这些东西卖到了废品回收站。

一天,他又喜洋洋地拎着鱼和螺蛳上岸了,还叫妻子把另一张网补一补。“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人一脸疑惑。“你不知道,现在河都重新整治了,这水又清了,这河里的鱼和螺蛳又能吃了。”他笑着,一脸灿烂。媳妇也高兴了,卖鱼可比卖废品光彩多了。

一天,一位母亲带着女儿从河边走过。母亲从口袋里掏东西,把一张百元大钞给带了出来。小女孩眼尖,弯腰去拾,却不料一阵风,把钞票刮到了河里。钞票在河面上漂呀漂,母女俩眼巴巴看着,无从下手。这时,从不远处箭一样划过来一条小船。船上男人用一把长长的钳,一把夹起了纸钞。他上岸来,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的妈妈摸出一张十元的钞票给他,男人笑笑,拒绝了。母亲和小女孩道了谢,往前走。走了好几步,却听见男人在后面喊。“莫非怪谢酬不够?”母亲把手伸进袋里。没想到,那男人跑上来,只是对小女孩说:“你看,我的本事大不大?”小女孩奇怪地望着他。旁边的母亲用手蹭蹭小女孩的背,“说,叔叔本事真大。”小女孩照着说了。

于是,男人一脸灿烂。

接下来,男人一连几个夜晚没有上船。再接下来,说是男人的媳妇有了。这么多年后,他们终于有了孩子。现在,男人的媳妇总是指着她那花朵一样的女儿说:“我喜欢男孩,可我们家的那个,说是要女孩。生女孩也好,可以天天在我跟前。”